

崔颢《黄鹤楼》诗解要论

孙桂平

(集美大学 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崔颢写《黄鹤楼》诗是根据不精确的传闻,而非故意用典,今人引经据典指实“昔人已乘黄鹤去”故事,似无必要。崔诗所谓的“昔人”,应该指与黄鹤山有关的“列仙人”,也可以将“昔人”理解为单数,即仙人子安。《黄鹤楼》首句用“黄鹤”较之用“白云”,应更符合原貌,“唐人选唐诗”作“昔人已乘白云去”的原因可以推测。崔颢《黄鹤楼》一诗有风骨、有兴象、有情思,并非纯粹的七律,而是歌行与七律相结合的佳作。从诗体结构分析,李白《鹦鹉洲》与《凤凰台》仿效崔颢《黄鹤楼》,并未得其神髓。

【关键词】黄鹤;白云;昔人;《鹦鹉洲》;《凤凰台》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09)02-81-06

崔颢《黄鹤楼》向来脍炙人口,在当时就为李白所崇尚,^{[1]48}后人更推为唐诗七言律第一,^{①[2]699[3]175}今人并统计出这是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的唐代名篇,^{[4]41}通行本诗云: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5]

关于这首诗当如何解读和评价,前人和当今学者虽有不同不少讨论,^{[6][7]117-118[8]28-33}似仍有探讨的余地,兹权衡前论并略述己见。

一、“昔人已乘黄鹤去”如何解

关于“昔人已乘黄鹤去”,前代学者有两种代表性的注解:一则以《三体唐诗》为代表,其卷四注云:“《齐谐志》:黄鹤山者,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有黄鹤楼。”^{[9]36}二则以《唐诗鼓吹》为代表,其卷四注云:“唐《图经》:费文祜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10]200}若以严格的注

释标准来衡量,其注解都有不妥之处。

第一种注解材料征引的典籍不够切实。高士奇所谓的《齐谐志》,应该指唐代以前两种书中的一种。《隋书·经籍志》云:“《齐谐记》七卷,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撰。《续齐谐记》一卷,(梁)吴均撰。”^{[11]980}《三体唐诗》用于注释“黄鹤”的上述材料,不见载于吴均的《续齐谐记》。而《齐谐记》七卷,至宋代已不存,如《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所云:“《唐志》又有东阳无疑《齐谐志》,今不传。”^{[12]317}显然,清代的高士奇也无法见到此书,所以他根据《齐谐志》为“昔人已乘黄鹤去”句作注,系自二手材料中转引,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是失据的。其实,仙人子安与黄鹤楼的故事,在唐代及以前已经广泛流传,如《南齐书》卷十五所载:“夏口城据黄鹤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13]276}据此作注,可能较为合宜。

第二种用于注解的材料与史实相悖。《唐诗鼓吹》所说的《图经》,当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

【收稿日期】2008-06-12

【修回日期】2008-10-08

【基金项目】集美大学科研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孙桂平(1973-),男,安徽枞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唐人七言律诗,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高棅《唐诗品汇》卷八十三《七言律诗二》引严羽此论入题注,并将崔颢《黄鹤楼》列为七律正宗。

集记》一百卷。关于《图经》所记之谬妄,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七辩驳说:“张南轩云:‘黄鹤楼以山得名也。’而唐《图经》何自而为怪说,谓费文祜仙去,驾鹤来憩于此。”^{[14]150}而明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七辨析得更清楚:“黄鹤多以为费祜升仙之地,故永泰初阎伯理为之记曰:‘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祜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15]4483}予按《蜀志》,费祜为魏降人郭循所害,则祜固不得其终,安有驾鹤而憩此者也?”^{[16]123}由于《图经》所述已被前人证明为不确,因此我们可以裁定,其用于注解诗中的“昔人已乘黄鹤去”句,是不合适的。

至于《黄鹤楼》诗所谓的“昔人”,又到底何指呢?这一问题,虽然很难从现存文献材料中得到答案,却可以通过李白的诗作略窥端倪。李白《望黄鹤楼》诗云:“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巖峦行穹跨,峰嶂亦冥密。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17]1837}在其他诗作中,李白也表现出了对“仙人—黄鹤”掌故的兴趣,如《江上吟》云:“仙人有待乘黄鹤”。显然,这两首诗特别是第一首诗所谓的“仙人”,指的是许多仙人。在与黄鹤有关的“列仙人”中,李白最感兴趣的是子安,《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谈陵阳山水兼期同游因有此赠》云:“黄鹤久不来,子安在苍茫。”又《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云:“白龙降陵阳,黄鹤呼子安。”由于李白是崔颢《黄鹤楼》诗的知音,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根据李白诗所透露的信息认为,崔诗所谓的“昔人”,应该指与黄鹤山有关的“列仙人”。^②如果将“昔人”理解为单数也可以,那就应该指仙人子安。

据上所述可知,黄鹤楼以黄鹤山得名,黄鹤山在唐代以前是道人们修仙以求飞升的名山。崔颢写此诗是根据不精确的传闻而成,并非故意用典,后之读者引经据典为“昔人已乘黄鹤去”

注出故事,可谓失之拘泥。

二、“白云”、“黄鹤”之是非

《全唐诗》卷一百三十列举了有关崔颢《黄鹤楼》一诗的异文。首句“白云”,一云作“黄鹤”。次句“此”,一作“兹”;“余”,一作“留”。第五句“树”,一作“戍”。第六句“春草”,一作“芳草”;“萋萋”,一作“青青”。第七句“是”,一作“在”。其中多数异文,虽然是非难定,于诗作的艺术价值大致无碍,所以并不为人注意。惟有首句到底作“黄鹤”还是“白云”,成为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

上引崔诗首句中的“黄鹤”,唐代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才调集》、敦煌伯三六一九号卷子、宋代姚铉的《唐文粹》、周弼《三体唐诗》、计有功《唐诗纪事》、曾慥《类说》、祝穆《古今文事类聚》、金代元好问《唐诗鼓吹》、元代方回《瀛奎律髓》、杨士弘《唐音》、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古今诗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清王士禛《唐贤三昧集》等,都作“白云”。但托言宋代王安石编选成于南宋乾道年间的《唐百家诗选》、蔡正孙《诗林广记》、明高棅《唐诗品汇》、唐汝询《唐诗解》、彭大翼《山堂肆考》、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孙洙《唐诗三百首》等,则都作“黄鹤”,并为今世通用。

“黄鹤”、“白云”孰是孰非之争,至明代唐汝询始大。之前,绝大多数唐诗选本都作“昔人已乘白云去”,但《唐诗解》则认同“昔人已乘黄鹤去”,^{[18]1047}不过,唐汝询并未说明“黄鹤”是而“白云”非的理由,所以并不能令人心服。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则肯定“昔人已乘黄鹤去”,并作了分析:

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

①《黄鹤楼记》作者诸本异文颇多,或作“埕”、“理”、“珪”、“理”,《全唐文》卷四百四十定为“阎伯瑾”,可从。

②南朝梁任昉《述异记》略云:“荀环字叔伟,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霄汉。俄顷已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而灭。”本文认为,如荀环、费祜、子安等,均当包括在“列仙人”之内。

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则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至于四之忽陪白云，正妙于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若起手未写黄鹤，先已写一白云，则是黄鹤、白云，两两对峙。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不足当一噓已。^{[19]122}

金圣叹所论固然精彩，但只能说明崔诗首句作“黄鹤”较之作“白云”在艺术效果方面更好，而不能证明崔诗原本即作“黄鹤”而非“白云”，所以后来黄永武与项楚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确认用“白云”较之用“黄鹤”更符合原貌。^[20-21]施蛰存在《唐诗百话》中也坚持认为：“崔颢此诗原作，必是‘白云’，一则有唐宋诸选本为证，二则此诗第一二联都以‘白云’、‘黄鹤’对举。”^{[6]187}施氏所论，一则从选诗版本的角度考察，再则从七律写作的格式要求立论，较金圣叹所论更为合理。那么，能否找到有利的证据，可以说明崔诗首句原作“黄鹤”而非“白云”呢？我认为有的。

《诗林广记》卷三载：“《该闻录》云：唐崔颢尝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见其诗，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故欲拟之以较胜负，乃作《金陵凤凰台诗》。”又载：“徐柏山《诗庄》云：‘李白之拟《黄鹤楼》，正在《鹦鹉洲》一诗，而非止于《凤凰台》之作。’”^{[1]48-49}虽然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一对此事生疑，但即使我们将首句是用“黄鹤”还是用“白云”这一问题置之不论，李白这两首诗在用韵、措辞与结构等方面，因袭崔诗的痕迹仍然比较明显。据此可以判断，即使李白吟句自愧之事未必有，“拟之以较胜负”也是可信的。而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辨正“黄鹤”、“白云”之是非。李白《鹦鹉洲》前两联云：“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凤凰台》前两联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以《鹦鹉洲》为题名者，首句以“鹦鹉”一词点题，而前两联“鹦鹉”一词出现三次。以《凤凰台》为题名者，首句两用“凤凰”以点题，而前两联“凤凰”一词出现三次。由于我们已经能够根据宋代诗话类著作的记载并通过比较诗作确定这两首诗是对崔颢《黄鹤楼》的仿创，因此可以根据诗作的结构相似性判断，崔诗首句一定会用“黄鹤”一词点题，而且前两联“黄鹤”的形象一定会出现三次。从这个角度看，《黄鹤楼》首句作“黄鹤”一词，更符合崔诗原貌。^①

那么，“唐人选唐诗”之《国秀集》、《河岳英灵集》、《才调集》中《黄鹤楼》一诗的首句为什么用“白云”呢？我认为原因可能在于：虽然崔颢《黄鹤楼》诗第一句原作“黄鹤”，但当时就有人在手写传抄过程中自作主张地改作“白云”，而两者都得以流布。李白因为亲自登上了黄鹤楼得见崔颢墨迹，知道原作第一句即作“黄鹤”，故依此仿作。选家未得亲见原作，从诗艺的角度断以“白云”为是：因为首句若用“白云”，就与次句同样位置上的“黄鹤”一词形成对应关系，句式如：@@/@/@/白云/@，@@/@/@/黄鹤/@。并且，首句用“白云”声律上为[仄平/仄平/仄平/仄]，与第三句[平仄/仄仄/仄仄/仄]就形成了三平对三仄的对称格局。假如殷璠等选诗，只要选到崔颢，就不能不选这首负有盛名的《黄鹤楼》。但殷璠等选家的诗歌观念出初唐未远，受骈偶风气影响很深，可能难以容忍首句与次句用词雷同，以及第一句与第三句平仄的不能相对应，所以弃“黄鹤”而选“白云”。即，在选家看来，若首句用“黄鹤”，会导致全诗存在体式上的缺陷；而用“白云”，则可以达到为《黄鹤楼》一诗“救失体之弊”的效果。而后世选家陈陈相因，致成“昔人已乘白云去”历代流行。

三、《黄鹤楼》艺术造诣别论

后世学者多将崔颢《黄鹤楼》当作唐代七

①关于这一点，陈增杰《崔颢〈黄鹤楼〉诗四题》、杨经华《“白云”、“黄鹤”之争》（《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8期）已先于本文作了论述，结论与本文大致相同。但陈文与杨文未能详引三诗细作比较，因此所述仍不够明确；特别是关于首句点题这一共同性，陈文与杨文并未言及。

律的代表作,如严羽《沧浪诗话》、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等。但若从诗体的角度看,则此诗并不完全符合格律的规范,也是显然的,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所言:“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乃律间出古,要自不厌也。”^[22]而陆时雍《古诗镜·唐诗镜》卷十六虽然将此诗归为七言律,但并不归为七律正体:“此诗气格高迥,浑若天成,第律家正体,当不如是。以古体行律,在五言不可,何况七言?后人因太白所推,莫敢龃龉耳。”^[23]尽管各家对崔颢《黄鹤楼》一诗的肯定程度有所差别,但有一点则完全一致,即他们都认为崔颢是把《黄鹤楼》一诗当作七律来写的。而这,是需要商榷的。

从诗句的表现形态看,崔颢《黄鹤楼》虽然完全符合七律粘对的原则,但前两联歌行的特征非常明显,^{①[24]}后两联才是标准的律句。而歌行体与七律,正是初唐时期七言发展的主要成绩之所在:前者以卢照邻、骆宾王用赋法作歌行为代表,后者则以沈、宋定型律诗为标志。但初唐时期的歌行不免因为板滞而缺少情韵,而早期的七律作品又缺乏风骨和真情。崔颢《黄鹤楼》前两联有着歌行自然天成的风韵,后两联则寓含了真情和哲思,虽然只是短短的七言八句,但整体性地实现了对初唐七言的超越。我们与其将崔颢《黄鹤楼》诗理解成一首因为不合格而显得出奇的七律,倒不如将之看成半歌行半七律的新诗体,^{②[25][26]110}因为这样更便于认识崔颢在七言诗写作上的创造性。

从句法的角度看,前两联尤为精彩。崔诗前四句“黄鹤”三用,而且位置非常巧妙。按照七言律的节奏,句式可图示为:

@@/@@/黄鹤/@,

@@/@@/黄鹤/@。

黄鹤/@@/@@/@@,

一二句中黄鹤出现在相同的位置上,读来相

互呼应;而前“黄鹤”之“去”与后“黄鹤(楼)”之“留”,在语义上又形成跌宕。第二句“黄鹤”在句尾,第三句“黄鹤”在句头,两“黄鹤”仅隔一可共享之“楼”字连接,在语气上连绵而又有起伏,有类似于顶真的巧妙。而第三句“黄鹤一去”是对第一句中“已乘黄鹤去”的承接与回应。所用之三个“黄鹤”,使诗在语气上有回环往复之妙。而第四句用一“白云”衬托三“黄鹤”,也极显自然天成之妙。“白云”一词位置恰当,与最后出现的“黄鹤”一词骈对:黄鹤/@@/@@/@@,白云/@@/@@/@@。黄白色彩分明,鹤云动静相形,二者词义虽相对而形象能相合。

从内容方面来看,这首诗前两联视线鲜及人间,写得超凡脱俗。后两联却直写眼前景、心中愁,显得意浓情深。宋周弼《三体唐诗》卷四将《黄鹤楼》归为“前虚后实”,有其道理。诗主要有三层诗意:一则,诗人表达了慕仙不得的遗憾之情。诗不直接写自己慕仙,而以“空悠悠”一词写白云思念黄鹤,托己情于外物,表意可谓曲尽其妙。二则,“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虽写眼前美景,但也暗含了对黄祖杀祢衡故事的回忆,而诗人藉此传达了对人世间彼此争斗和相互残杀的厌倦之情。三则,“日暮乡关何处是”表达了诗人的游子羁旅之愁,并有“江山信美非吾土”之微意。^③《唐诗品汇》卷八十三谓刘辰翁评此诗曰:“但以滔滔莽莽,有疏宕之气,故胜巧思。”^{[3]175}此评可谓一语中的。

总之,崔颢《黄鹤楼》一诗有风骨、有兴象、有情思,是歌行与七律相结合的佳作。李白生性好奇,睹此不拘一格的七言新体佳作而加以推崇,正在情理之中。

四、李白仿作《黄鹤楼》之得失

前代有不少学者将崔颢《黄鹤楼》与李白

①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清诗话续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已经有过议论,认为崔颢《黄鹤楼》诗“直以古歌行入律”,但他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崔颢本来就是把《黄鹤楼》诗的前两联当作歌行来写的。

②清代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于七律部分选人崔颢《行经华阴》而不录其《黄鹤楼》,似已不将崔颢《黄鹤楼》视为七律。另有张孟麟《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和崔颢〈黄鹤楼〉诗的优劣》一文观点与本文略同,可参。

③王粲《登楼赋》云:“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凤凰台》放在一起评价优劣，这一问题其实是难有定论的。但如果我们将李白《鹦鹉洲》、《凤凰台》与崔颢《黄鹤楼》作细致的文本比较，则我们可以从效仿是否成功这一角度认识李诗的得失。

从形式上看，《鹦鹉洲》对“鹦鹉”一词的安排、《凤凰台》对“凤凰”一词的安排，与《黄鹤楼》对“黄鹤”一词的安排，在位置上有明显差异。按照七言律的节奏，其句式可图示为：

《黄鹤楼》：

@@/@@/黄鹤/@，

@@/@@/黄鹤/@。

黄鹤/@@/@@/@@，

《鹦鹉洲》：

鹦鹉/@@/@@/@@，

@@/@@/鹦鹉/@。

鹦鹉/@@/@@/@@，

《凤凰台》：

凤凰/@@/凤凰/@，

凤@/@@/@@/@@。

《黄鹤楼》诗三用“黄鹤”之妙，前文已作分析，不赘。《鹦鹉洲》第一句与第三句均将“鹦鹉”一词安排在起首位置，在写法上是“双头点题”，民歌体的痕迹非常明显。这与《黄鹤楼》之用“黄鹤”而具歌行体特征，已是貌似神离。而第二句中的“鹦鹉”一词，无论在词义上，还是在位置上，与第一句中的“鹦鹉”一词，由于没有恰当的动词点缀，未能形成呼应关系。至于李白《凤凰台》诗，凤凰这个形象虽也三出，但压缩在两句之中，显得非常局促。^①而且第二句中“凤凰”形象三出时，为了符合律句的平仄，只得简化为“凤”字草草了事。即，李诗在“凤凰”一词位置的安排上不像《黄鹤楼》三用“黄鹤”那样有天成之妙，雕琢的痕迹比较明显。

从内容上看，这三首诗具有相似性。第一联用黄鹤、鹦鹉、凤凰的相关传说起兴。第二联写黄鹤、鹦鹉、凤凰去后遗址的景象。第三联均远观周围风景。第四联均写思归之愁。而其写法上

的差异，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一，则，《黄鹤楼》一诗三用“黄鹤”后，用一“白云”作了巧妙的衬托，而《鹦鹉洲》之用“鹦鹉”、《凤凰台》之用“凤凰”，则缺乏类似的画龙点睛之词陪衬。二，则，《黄鹤楼》一诗境界空阔，并未对黄鹤楼本身及周围景物进行细致地描绘。而《鹦鹉洲》中的“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和《凤凰台》中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则为近景描写。三，则，三首诗的尾联各有千秋。《鹦鹉洲》结句用“迁客”一词，让自我形象淡出。而《黄鹤楼》与《凤凰台》的结句均有抒情的自我形象，但崔诗只表达了一般的游子思乡之愁，而李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则间接讽刺庸君奸臣，含义更为深广。

此外，《黄鹤楼》虽非纯正的七律，但在遵守“粘”的规则方面有独得之妙。一般地说，“粘”仅指七言八句中前一联下句的起首二字与后一联上句的起首二字在平仄上应保持一致。至于在“粘”的位置上，词义相互间是否密切相关，并不在考虑之内。《黄鹤楼》一诗用“粘”之妙，就在于其不仅在声律上符合“粘”的规则，在词义上也具有了“粘”的性质：

此地—黄鹤；白云—晴川；芳草—日暮。

这三对词语义密切相关：黄鹤楼得名于黄鹤山，故此地以黄鹤为特征；白云虽好，无晴不得；日落草间，是为“暮”字本义。而《鹦鹉洲》与《凤凰台》在粘转位置上相对应的三对词分别是：

江上—鹦鹉；芳洲—烟开；岸夹—迁客。

风去—吴宫；晋代—三山；二水—总为。

词义相互关联性显然不太密切，即就此一点我们也可以判断，李白《鹦鹉洲》与《凤凰台》仿效崔颢《黄鹤楼》，并未得其神髓。

〔参考文献〕

- [1] 蔡正孙. 诗林广记：卷三 [M] // 李白诗·登凤凰台. 常振国，降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严羽. 沧浪诗话 [M] // 历代诗话. 北京：中华书

^①王世懋和金圣叹等都认识到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一诗，首联疲弱，不及崔颢《黄鹤楼》起句的气势，而以吴昌祺《删订唐诗解》所论最为精要：“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楼》？”但他们的评论仍不够具体。

- 局, 2004.
- [3] 高棅. 唐诗品汇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4] 王兆鹏, 孙凯云. 寻找经典: 唐代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 [J]. 文学遗产, 2008 (2): 40-52.
- [5] 孙洙. 唐诗三百首 [M]. 陈婉俊,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6] 施蛰存. 黄鹤楼与凤凰台 [M] // 唐诗百话.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 184-194.
- [7] 沙元伟. 评崔颢《黄鹤楼》和李白《凤凰台》 [J]. 文学遗产, 2001 (2): 117-118.
- [8] 陈增杰. 崔颢黄鹤楼诗四题 [J]. 温州大学学报, 2007 (3): 28-33.
- [9] 周弼. 三体唐诗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高士奇, 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1: 1358.
- [10] 唐诗鼓吹 [M] // 钱牧斋, 何义门, 评注. 韩成式, 贺严, 孙微, 点校.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 [11] 魏徵. 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12]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3] 萧子显. 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14] 祝穆. 古今事文类聚续集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高士奇, 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1: 927.
- [15] 董诰. 全唐文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6] 胡仔. 茗溪渔隐丛话后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 [17] 彭定求. 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8] 唐汝询. 唐诗解: 卷四十 [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 [19] 金圣叹. 金圣叹全集 [M] //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 选刊之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 [20] 黄永武. 敦煌的唐诗 [M]. 台北: 台湾洪范书店, 1977: 221-222.
- [21] 项楚. 敦煌诗歌导论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25.
- [22] 李东阳. 怀麓堂诗话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高士奇, 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1: 437.
- [23] 陆时雍. 唐诗镜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高士奇, 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1: 419.
- [24]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 下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25] 王尧衢. 唐诗合解 [M]. 单小青, 詹福瑞, 笺注.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 [26] 张孟麟.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和崔颢黄鹤楼诗的优劣 [J]. 名作欣赏, 1996 (3): 110-112.

Arguments on the Explanation of Cui Hao's "The Huang He Tower"

SUN Gui - p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poem "The Huang He Tower" was written by Cui Hao based on hearsays, so its first sentence should not be quoted as a true story. "Xi ren" in this poem referred to the ancient immortals or the immortal Zi - An. "Bai yun" was the original term for "huang he" in the poem's first sentence, as can be inferred from those anthologies in the Tang Dynasty selecting the term "bai yun". "The Huang He Tower" contains rich images and affections, and it is thus not a typical septasyllabic regulated verse. "Parrot Islet" and "Phoenix Platform", two poems imitat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Huang He Tower", in fact fail to grasp its soul.

Key words: "huang he"; "bai yun"; "xi ren"; "Parrot Islet"; "Phoenix Platform"

(责任编辑 杨中启)